

尺

續

大

全

山



尺

尺牘大全目錄三卷

唐

唐高祖賜堯君素

唐高祖賜許紹

唐高祖答薛收

唐高祖答李密

唐太宗賜李靖

唐太宗遺寶建德

唐太宗與薛元敬

唐太宗賜魏王泰

唐太宗賜褚亮

唐太宗答劉洎

唐高宗答張九齡

唐高宗答李德裕

尺牘大全目錄三卷



唐文宗賜蕭俛

武后答劉仁軌

虞世南與人

褚遂良與僧

杜之松荅王績

陳子昂寄東方虬

姚崇示子

王冷然上張說

蔣偁與田遊儼

杜甫上肅宗皇帝

李白與韓荊州

李白與友人

李白上裴長史

崔顥薦樊衡

令狐楚薦齊孝若

王維與裴秀才

王維與魏居士

張九齡荅茂給事

韓愈上宰相書

渡上宰相書

與于襄陽

上張僕射

與李湘東

代張籍

與陳給事

應科目時與人書

荅陳商

荅張籍

荅李秀才

荅元稹

柳宗元與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上李中丞

荅友人

上蕭俛

李德裕與堯諫議

吳武陵與孟簡

薛嵩與田承嗣

田承嗣答薛嵩

白居易答元稹

又與元稹

柳仲郢與令狐綯

# 五代

王章謝友人

示李陵泣別書

王宗弁與友人

丘龍與馮道

孫樵與賈秀才

崔氏答張生

王珂與茂貞

田頴與楊行密

夏州民署榜下書

徐鉉答田告

王智盛與侯君

# 周

柳成送樊賻

范質答友人約往雲上

王方荅友夜訪

趙規與王宗弁

周太祖賜太子

周世宗勞元英

蔡景歷答周高祖

宗欽答裴衍

杜弼與高允

袁聿修辭邢邵賦

崔瞻與李綰

庾信謝趙王賚米

又謝賚阜羅袍袴

又謝賚雉

宋

劉后別徽宗

張詠答王觀察

錢惟演與歐陽永叔

范仲淹與淹尚書

歐陽脩與蘇子容

又與仲儀

與富鄭公

與連庶

與程文簡公

與章伯鎮

與薛少卿

與王端明

與乾魏公

王安石答蘇子瞻

馮京與王安國

王安國答馮京

蘇舜卿答韓維

司馬光與范堯夫

司馬光答呂公著

蘇洵上韓樞密

蘇洵上富丞相

上余青州

上王長安

上韓昭文論山陵

上田樞密

上歐陽脩

上田野密

上河朔謝

上王身未

上韓明文論王叔

上富丞琳

上余青欣

上田野密答呂公著

上韓野密

上韓野密答韓維

上田野密與成堯夫

上京與王安國

王安國答田野密

歷朝名公尺牘大全卷三



太倉王錫爵選錄

豫章李國憲序次

金陵周近泉梓刊

唐

賜堯君素

唐高祖

君素雖路犬吠堯有乖剛戈之置而疾風勁草實表  
歲寒之心

賜許紹

唐高祖

昔子在矜同遊庠序在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迺蒞岳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濶累葉同之其間游處觸事可想公追覲席之旧觀存通家之曩好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緩懷士庶糾合賓僚踰越江山遠申誠悃覽此忠至彌以慰怀

荅薛收

唐高祖

覽讀所陳實悟心胆今日誠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戒心書何能盡蔣賜以酬雅志

荅李密

唐高祖

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頓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嘆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不白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賜李靖

唐太宗

有晝夜視公疾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

遺實建德

唐太宗

世克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復今亡在朝夕更飾辭  
相誘足下迺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  
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  
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後悔難  
追

與薛元敬

唐太宗

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馳  
驅經畧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

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  
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循撫以慰吾懷

賜魏王泰

唐太宗

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  
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東觀石渠之中無後人矣  
痛惜豈可言耶

賜褚亮

唐太宗

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遐伐遂已懸車倏忽之間  
移三十載春念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



于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

答劉洎

唐太宗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  
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人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  
虛懷以改

答張九齡

唐高宗

頃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詳  
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茲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  
當也

答李德裕

唐敬宗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郡肅清全吳化洽行  
春風澄坐嘯春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  
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  
喻詩人之旨三復規諫累多稱嗟置之座隅銘諸心  
臍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睠屬何已

賜蕭俛

唐文宗

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留芳巖廊逸老林壑志不可  
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

唐書卷三  
答劉仁軌

武后

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  
交集公忠真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  
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鑑

與人

虞世南

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便是青過於藍欣忭無已世南  
近臂痛廢書不堪覩綫也

與僧

褚遂良

家姪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為慰耳復聞父棄塵

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得果以來將無  
退轉也奉別倏爾踰三十載即日遂良鬚髮盡白兼  
復近歲之間嬰茲草土燕雀之志觸緒生悲且以即  
日蒙恩驅使盡生報國塗路近止無由束帶西眺于  
邑悲惘更深因姪還川慘塞不次

答王績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嘆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  
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貧羞與諸侯為  
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竒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

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  
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

寄東方虬

陳子昂

文章道喪五百年漢魏風骨晉楚莫傳然而有可證  
者嘗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昨  
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詳音韻頓挫有金石聲遂用  
洗心收跡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于茲

示子

姚崇

往在中書邁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書多闕薦賢自

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  
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已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  
王逸少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

上張說

王冷然

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相公五君詠蘇公一聞移公于荆府積漸至相由蘇  
得也今蘇屋居益部公在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

與田遊巖

蔣儼

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波之逸氣

尺牘六全 唐卷三  
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  
主上屈萬乘之車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  
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轉導儲貳漸染芝蘭耳足下受  
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  
歲向使不食周粟僕果何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  
為不達謹書啓予

上肅宗皇帝

杜甫

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  
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

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以聞伏聽進止

與韓荆州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  
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豈不以周公  
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士奔走而歸之一登龍  
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  
于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  
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  
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

抵鄉相雖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夫許與氣義此疇曩心也安敢不盡于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富宴繼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司命人物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雲霄耶惟君侯圖之

與友人

李白

人生百歲為歡幾何當遊心廣漠毋局自苦也

上裴長史

李白

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倘其資也白

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  
之無按劍也

薦樊衡書

崔顥

竊見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  
有雄膽大畧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  
用守道實有歲年令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  
之類莫不踴躍况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  
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臺日覲此州名藩必有

所求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  
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  
令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

薦齊孝若

令狐楚

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竊見高陽齊  
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受文皆雅正詞賦甚  
精章表殊捷踈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  
事倘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  
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

遠况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  
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

山中與裴秀才廸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  
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址  
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  
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  
復與踈鍾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  
賦詩步仄迳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

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寒隴朝雉斯之不  
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  
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茲忽因馭黃蘗人往不  
一山中人王維白

與魏居士

王維

古之高者曰許由掛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  
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迹惡  
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  
者之門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

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扣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常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答嚴給事

張九齡

春中有書薄言有庇足下不諒此意以為汲汲於聲名而廼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

故雖在小不敢兢至如自于身心雖復惰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倘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石之問

上宰相書

韓文公

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諛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艸木



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樂禮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馮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々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

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々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諛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此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闕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遜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

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揣々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噴冒威尊惶懼無已

漢上宰相公書

韓文公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

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  
憎怨苟不至乎歆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  
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  
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  
至於歆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  
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執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  
愈之彊學立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  
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  
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

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親溺於水而焚於  
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  
乎哉不然若愈者為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  
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  
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爾若所謂  
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爾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  
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  
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  
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

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犹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與于襄陽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后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湏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

下之人無可推欵何其相湏之殷而相遇之踈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傾其下故高材多戚之窮盛位無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請其人哉未聞后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

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與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采僕僨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觀之既不足以語之磊々竒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上張僕射

韓文公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廢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尤在也下之

事上之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進此言愈蒙幸於執事其所送曰矣若

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

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息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代張籍與李潮東書

韓文公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榮之與俗輩不同籍固以歲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

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間其至馳徃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渡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

泝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  
 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  
 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  
 若賜之坐而問之口頷能言也幸未歿實欲一吐出  
 心所知所見閣下能信尚致之於公門耶籍又善於  
 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  
 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馮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  
 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  
 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

飢寒亂心有錢以濟鑿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  
 日月因得不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  
 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  
 籍宜何如報也閣下裁之度之

與陳給事

韓文公

愈之獲見於閣下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  
 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  
 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  
 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



日益有名夫道不加備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踈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品彙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間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獼獼之咲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

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灰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於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灰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此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

答陳商書

韓文公

愈何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  
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  
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  
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  
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  
欲舉進士於此世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  
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

利於求之不得則怒且怨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  
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畧不遜讓遂  
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重答張藉書

韓文公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聖賢之域拂其邪心  
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  
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  
愈者哉抑其中有宜渡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  
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

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說之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間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

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及也自夫子而至於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

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  
非我其誰哉其竹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后必有在  
矣吾子其遽戚之於吾所為執前書謂吾與人商論  
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  
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  
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  
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  
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机前書盡之吾子其后之昔  
者夫子猶有所戲善戲謔兮不為謔兮記曰張而不  
弛文武不能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  
將有所適思與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答李秀才

韓文公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友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  
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  
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  
元賓而不見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此賓焉今者辱

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  
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  
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瑣瑣  
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  
吾子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其道焉耳讀  
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  
樂之况其外之文乎

答元稹

韓文公

足下以抗直喜立事而不得立朝夫所自不悔喜事

益堅微乎乎子真安而樂之者

與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  
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太謬若書中言退  
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  
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  
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  
恥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  
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

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  
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猶大也則又將揚之入  
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外嚮而已耶在御史  
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殺出擅入昇黜天下士其教  
益衆則又將揚之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  
庭外嚮而已耶則何以之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繼  
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  
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  
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

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已也其不遇而死不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不遇而猶  
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  
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  
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聞暴  
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  
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於此退之宜守中  
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恐惟在不直不  
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

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退取者又所  
云若是后来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々皆曰我一人  
則卒誰能記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之致々不敢  
怠同取者及后来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致々不敢  
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々  
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々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  
且亂襍無可考非有志者所恐恣也果有志豈當待  
人督責迫威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浩荒惑  
無可準明者所不導退之々智而猶惧如此今學如

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々  
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  
明天子賢宰相得賢才如此而反不來痛執甚矣退  
之宜更思可為遠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  
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  
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  
執

上李中丞

柳宗元

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

今者畏罪悔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  
哀歌紆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畧成數卷閣  
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  
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顧視是自棄  
也敢飾近草合四十三篇倘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  
其餘增几席之污

答友

柳宗元

自孔氏以來茲道大暢家修人勵利精竭慮者幾千  
矣其間耗廢簡牘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

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列綺  
繡互攀日月乎率皆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賊  
思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

上蕭俛

柳宗元

倘因賊平慶賞之餘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  
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

與堯諫議

李德裕

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遠逾  
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稿木漸榮寒灰稍煖



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續者數四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敗至甚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祭臨紙涕戀

與孟簡

吳武陵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請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砭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

與田承嗣

薛嵩

昨來半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石

不敢留駐謹卻封納

答薛嵩

田承嗣

某之首領係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里矣

寄元稹

白居易

僕去年秋始游廬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因置草堂前有喬木十數株修竹千竿青蘿為牆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于簷

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徃動彌旬日平生所  
好盡置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又元稹

白居易

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  
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又十年來因躓若此  
豈六氣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

與令狐綯

柳仲郢

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  
李太慰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吾

是以為之悲夫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謝友人示李陵泣別

王章

蘇武以十九年不屈于匈奴而陵以一敗降之可絕  
交矣然歸漢之日念陵不已泣涕以別武之泣其別  
所以泣其降也觀留別之詞謂雙鳧北飛一鳧南翔  
果何由而不翔耶隱商之意見矣其竊意其然

與友人書

王宗弁

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鄙人致位至此足矣寧復有他想

典馮道

丘龍

邊虞小定念欲嗣音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則審春和壽體萬福燕超春事可以想見然柱杖穿花携壺藉草誰與共此樂也

典賈秀才

孫樵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挾而不知已積

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難也文章亦然今是下立言必竒撫意必深挾精剔華期到聖人以與賈于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也若爵祿不動于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答張生

崔氏

玉環一枚是嬰年所弄寄克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

尺牘大全 卷三  
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  
子一枝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  
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  
好耳幽憤所鍾千里神合春風多厲強飯為佳

與茂貞

王珂

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弊邑  
弊邑亡則邠岐非公所保天子神器歛手付人矣宜  
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  
惠我偏西之地以為扞守蒲請公自有之

與楊行密

田頔

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於海雖狂奔澶漫  
終為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刀布金玉積如山  
阜顛公上天子常賦頽悉儲峙單車以從

署榜下書

夏州民

李愿守夏州亡馬愿為榜購之三日得亡馬及良  
馬於榜下仍繫以書云

馬逸及群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  
馬謹納于路

答田告

徐鉉

負鼎叩角顧廬築岩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  
何常之有

與侯君

高昌王智盛

得罪于天子者先主也天罰所加身以喪背智盛襲  
位未幾不知所以憊闕冀尚書哀憐

送葵賻

柳成

先令君成殯某忝在舊交遣至薄禮儒家无開濶局  
面另作一眼視之可也

答人約往雪上

范質

雪上號水晶宮非止謂野渡酒旗漁鄉蟹舍隱映乎  
浩渺間也綠波滿郭花下櫓聲而轉橋到門倚柳垂  
釣不減西河之意某當侍所

約友夜訪

王方

小池春草雨後肥綠夜未半淡月鳴蛙黯山遠樹思  
亦可遣也已具勺醕冀展軫以過

與王宗弁

趙規

某塊處閑寂以書自娛亡與晤語者每獲侍坐一聽

驚世絕俗之談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糟粕耳第以禮  
遇厚重為公費不敢數造以為恨也

# 周

賜太子手書

周太祖

汝清規懋賞典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  
少典綢繆每請朝纓恬真立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  
遠離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百年之後聽其辭蟬  
捨冕遂其冲逸之性也

勞元英

周世宗

知六摧鯨寇威震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壑聲被荒  
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  
驅吳會剪拉遺燼截彼東南

答周高祖

蔡景歷

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為吏竟闕  
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今王道中興慙憂啓運足  
為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

答裴衍

宗欽

知欲養痾中岳鍊石松嶺棲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  
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誰  
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與高允

杜弼

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比公私理  
異疇咨路塞端拱蓬宇款慨如何思遲德音以祛鄙  
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  
望也

辭邢邵賦

袁聿修

今日仰過有異常行底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  
不貽厚責

與李緊

崔瞻

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  
吾於何聞過也

謝趙王賚米

庾信

比陋巷簞瓢擲風冒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蒸於寒  
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  
王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慚此

賚

謝趙王賚卓羅袍袴

庾信

懸機巧縹寢躡竒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  
披千金之暫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葛黃之嗟方見青  
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廈之長風猶  
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酬恩竟知何日

謝趙王賚雉

庾信

夏翟秋飛江暈春潤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賈大夫  
之妻已應含笑仰費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

知恩

宋

別徽宗

劉后

一旦遭遇聖恩得共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天折  
雖坦骨九泉魂魄不離左右深欲忍死與君父訣別  
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何能盡

答王觀察

張詠

少年無思笑好陪狂徒高談劇飲泊于登朝又倅邊



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為樂五木未  
止六博已興投壺奕棋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  
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彊擊射笑帖攘袂掣劓嗥呼爭  
羸其或八月草枯縱獵渴飲已乏之酒飢食連血之  
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  
奏繁劇貔貅引滿擊劍電轉角觝虎爭餘興未窮則  
巨觥相罰倒甕頽冠畧未云止典希生者道真堪喪  
魄

與歐陽永叔

錢惟演

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與晏尚書

范仲淹

衢歛二水合於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  
遂為浙江魚釣相望鳥鷺交下有巖子陵方千之隱  
第群峰四來翠盈軒窓白雪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  
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  
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與蘇子容

歐陽修

拙詩趣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行香後乘涼柱

駕作一盃飯奉待卻有絕品茶數種可試

與仲儀

歐陽修

湖園清曠春物向榮然尚在過音未欲會聚其如閑  
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筆相知  
無幾尺書相問畧亦無嫌余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  
然亦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

與富鄭公

歐陽修

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  
而無所求以謂某能取信于公者求為先容既不可

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

與劉侍讀

歐陽修

某啓晴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同得一笑而原  
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  
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候看了  
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與連庶

歐陽修

區、幸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遊從  
之樂也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明春想遂

閒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所便也

與程文簡公

歐陽修

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期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為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尚未構思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幸矣

與章伯鎮

歐陽修

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交明淪落殆盡存者

不老即病不然困于世路愁人愁人就中于美尤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

與薛少卿

歐陽修

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尚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但覺一歲衰加一歲耳

與王端明

歐陽修

修以閑僻養成懶慢久濶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已修此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陵加以私門煩惱無復情悰諒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知止切

於思歸也

與韓魏公

歐陽修

修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  
寂寥而雄文大句固以警動人之耳矣豈勝感幸甚  
愧恐之至也

答蘇子瞻

王安石

承誨喻索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  
秦君詩手不能釋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婉麗典  
鮑謝伯仲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

鼎一鬻旨可知也公竒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  
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廼笑我與公  
嗜好過乎

與王安國

馮京

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事

答馮京

王安國

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便是公案

答韓維

蘇舜卿

此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耳目清曠

尺牘大全卷二十一  
不設機關三商而眠高春而起淨院明窓之下羅列  
圖史蒲博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  
門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  
稱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  
林珍花竒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與范堯夫

司馬光

久絕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凡朝廷事未嘗挂慮數年  
以來昏忘特盛不意一旦冒居此地故事多所遺忘  
朝中士大夫百人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

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

東呂公著

司馬光

此來物論譏誨叔偵然太過若此際不廷諍國事蹉  
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事付康伯  
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于誨叔矣

上韓樞密書

蘇老泉

大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  
自此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來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洛汜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衍為大湖萬世而不溢  
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乃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大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  
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  
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  
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  
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

祖六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江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無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

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九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覲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徃々偶語無所諱忌聞之上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西河之壩縣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千里猶且賄  
賄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下之  
事也御兵者將之賤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天下之心係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  
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  
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懽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  
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  
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  
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  
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  
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



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  
 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  
 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  
 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  
 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  
 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  
 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  
 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  
 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

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  
 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  
 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禮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富丞相書

蘇老泉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甚付  
 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  
 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  
 宰相也故默々在此方今困而瀆起々而瀆為宰相

而又造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后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跋首而望之望々然而不獲見也戚々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而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

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后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聖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听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

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允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々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心，則害其太

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一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

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恐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之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下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余青州書

蘇老泉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嗷嗷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為美於人而不知矣美為悲紛然為恥於人而不知恥之為樂人自為矣我恥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咲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

之濟而為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滯  
失定可否左摩西羗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  
不屈之虞其辨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  
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  
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  
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后遠南蠻縱橫放肆充舟萬  
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拚尺筭而管  
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適  
逢事變以成大功之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

事蓋亦綽々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々於富  
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岸之  
節頽視四海飢寒困窮之士莫不頻蹙嘔噦而不樂  
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抑望  
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  
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  
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  
者而後可以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  
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

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為之名豈天為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為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几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於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

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矣則以為不若一命士貴而况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以是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畧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

不得見伏惟加察幸甚

上王長安書

蘇洵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  
賤逆事而逞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  
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  
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之死  
非與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  
之士望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  
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

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  
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  
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  
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  
賈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  
瓦缶凡何其不舉而矣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  
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  
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  
士之惧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

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洵送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卒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矣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

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先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帑簿器血弊漏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矣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



之名而遺之以索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設莫若  
薄葬竊聞頃者癸酉報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  
貸錢於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  
刀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  
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  
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間海內必將騷然有  
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惜之所以愛惜百姓者  
如此其深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生  
平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

天下之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  
拂戾其生平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庫府之中財  
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  
不忍之心猶且獲說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  
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  
禮之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  
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  
過也不費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

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馬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馬耳矣世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  
外是者則畧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之子以為不臣  
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敢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  
而后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  
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  
臣之訛而萬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  
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歆以金玉厚其

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  
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  
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  
之功矣而何愛一世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情  
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  
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  
歆為九尺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  
及群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  
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

艱難而重改命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  
區々之心取輒以告惟恐其狂易之誅幸甚々々

上由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  
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  
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  
人又不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  
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所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  
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矣天自

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  
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藝天矣天我之罪也藝天  
亦我之罪也不矣不藝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  
也其名曰逆天然則矣天藝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  
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  
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后世之訛在人  
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  
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  
怍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灵魯哀齊宣桓惠之

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后世無以責夫衛灵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后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使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后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

不自任以為憂而我恥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

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咲饒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体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矣與世俗日踈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知

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為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十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恐矣且不敢藝也執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  
若夫言之不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之也執  
事責也推詢何有哉

上歐陽內翰書

內翰執事洵本布衣窮居常竊自嘆以為天下之人  
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是合必  
離之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  
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  
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

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洵也自度其愚魯無  
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  
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  
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  
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々  
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  
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  
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  
有善之也則其不知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

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遲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渡相繼登於朝富公渡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渡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及而思其向之所以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忘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渡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

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歆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敢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公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上意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

尺牘大全卷之五  
之知之特深於天下之人何者孟氏之文語約而意  
盡不為峻對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  
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  
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  
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徃復百折而條  
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  
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惟李翱之文其味闇然而長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  
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

之實而執事之才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  
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  
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  
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  
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業而不知自止者亦欲  
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  
見其文而固已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  
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  
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



尺牘大全卷一 五九  
信之執洵以年不學生二十丑歲始知讀書泛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而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々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何如噫嘻區々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與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

卷之二

八

卷

二

